

玄覽堂叢書

第八十七冊

明朝小史一卷

蘆城赤隱呂 恣輯著

洪武紀

土地移廟

帝生于盱眙縣靈跡鄉土地廟。生時夜有神光燭天。明日廟忽移置東路百餘家。今其地方丈許不生草。

紅羅幃

帝生取河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遂取衣之。所居遂號紅羅幃。

薛家窪

帝初渡江。至采石。駐薛姬家。飢甚。坐穀礮架上。問姬此何物。對曰礮床。烹鷄爲食。問曰何物。對曰鐵鷄飯。以大麥曰仁飯。帝聞之默喜。蓋登基龍床。人犯皆古語也。迨天下已定。召姬賞之。人傳其事爲美談。而薛家窪之名遂著。

瑞木

帝卽位之年。江西臨川縣獻瑞木一本。木中隱有文曰。天下平。質白而文玄。當有文處。木理隨畫順成焉。

鏟頭會

帝旣得天下。惡勝國頑民竄入緇流。乃聚數十人掘一泥潭。埋其身于泥中。特露其頂。用大斧削之。一削去頭數顆。名曰鏟頭會。

世德碑

太祖自叙朱氏世德之碑。其文曰。本宗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巷。在通德鄉。上世以來。服勤農桑。五世祖仲八公。娶陳氏。生男三人。長六二公。次十二公。其季百六公。是爲高祖考。娶胡氏。生二子。長四五公。次卽曾祖考四九公。娶侯氏。生子曰初一公。初二公。初五公。初十公。凡四人。初一公。配王氏。是爲祖考妣。有子二人。長五一公。次卽先考。諱

世珍元初籍洵金戶。金非土產。市于他方。先祖初
一公困于役。遂棄田廬。携二子遷泗州盱眙縣。先
伯考五一公十有二歲。先考纔八歲。先祖營家泗
州。置田治產。及卒。家日消。由是五一公遷濠州鍾
離縣。其後因至鍾離居。先伯考性淳良。務本積德。
與人無疾言忤意。鄉里稱善人。先伯娶劉氏。生子
四人。重一公。重二公。重三公。生盱眙。重五公。生鍾
離。先考君娶徐氏。泗州人。長重四公。生盱眙。次重

六公重七公生五河。某其季也。生遷鍾離。後戊辰年。先伯考有孫六人。兵興以來。相繼寢沒。先兄重四公有子曰文正。今爲大都督。重六重七俱絕嗣。曩者父母因某自幼多疾。捨入皇覺寺中。甲申。父母長兄俱喪。次兄守業。又次兄出贅劉氏。某托跡緇流。至正二十四年。天下大亂。諸兄皆亾。淮兵大起。掠入行伍。乃招集義旅。兵力漸衆。因取滁和。龍鳳三年。帥師渡江。駐兵太平。爲念先考君嘗言世

爲朱巷人宗族俱有。平日每有鄉土之念。卽訪朱
故鄉宗族之所。遂調兵取句容。明年克金陵。而朱
巷距城四十里。舉族父兄昆弟四十餘人至。始得
與之敘長幼之禮。行親睦之道。但朱氏世次自仲
八公之上。不可復考。今自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
江左。歷世墓在朱巷。惟先祖葬泗州。先考葬鍾離。
此我朱氏之源流也。爰自金陵太平。駐節開府。爲
基本之地。實鄉郡焉。屢歲征伐。拓境吳楚。旣越方

數千里。由是累膺顯爵。乃龍鳳九年三月十四日
內降制書。曾祖考爲資德大夫江南等處行中書
省右丞。上護軍司空吳國公。曾祖妣吳氏。吳國夫
人。先祖考爲資德大夫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
政事。上柱國司徒吳國公。祖妣王氏。吳國夫人。先
府君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平章右丞相吳
國公。先妣陳氏。吳國夫人。以閏月十三日祗謁先
塋。焚黃告祭。遵舊典也。重念報本禮行宜厚。今勉

建功匪由已能實荷先世靈長之澤。垂衍後昆。宜得報恩三代。並爲上公。以遂爲子孫者之至願。書曰作善降之百祥。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祖父積功累善。天之報施。茂于厥後。凡我子孫。皆當體祖宗之心。蹈德存仁。以承其緒。于無窮。是我之所望也。于是備書于後。以傳信將來。俾有所考焉。

神奕

淳皇帝及后疾疫死。仲四公繼之。貧薄不能具棺。太

祖與仲謀草莽山谷行未抵所而纒絕忽風雨雷
電交作太祖避樹下聞空中神語曰孰襲取吾土
彷彿有應者具淳皇帝諱神曰爲若人則已已而
暴風揚沙折木天轉晦比明往視之士裂屍已陷
田伯劉大秀遂歸其地而棄責今鳳陽皇陵卽其
地也。

歲祀舟橋

太祖初渡江御舟瀕危得一橋以免卽令樹此橋于

此恐合自梓年子之註

舟中而祭之。遂爲常制。建廟在京城清涼門外。有司歲修祀。給一兵世守之。居舟傍。免其餘役。云卽當時捺舟兵之後也。

關帝籤原本

太祖龍潛時。欲起義兵。乃禱諸石。固神曰。元德旣衰。九土鼎沸。生民之塗炭極矣。吾欲倡義以拯衆。與之否乎。得訣云。世間萬物各有主。一粒一毫君莫取。英雄豪傑自天生也。須步步循規矩。太祖怒其

不許也。遂取其訣本付與關平。

之至今關帝。

籤訣皆石固神原本也。石固神。

江東王。

土上一畫。

太祖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路。遇一術士問曰：天下擾
擾紛紛，屬之誰與？士曰：願書字占之。上卽掣刀畫
一字于地。士俯伏拜曰：土上一畫，臣獨知爲王也。

驛兒奇對

太祖取集慶路，大戰三月，而元兵解去。夏五月，堅守。

江在見驛中有七歲兒問之對曰臣故父當此役
今代父耳上曰善對乎對曰然上曰七歲兒童當
馬驛兒卽對云萬年天子坐龍廷太祖大喜乃謂
其役。

營國公

高皇龍潛時過臨淮郭山甫山甫驚異急具饌與交
歡酒酣跪前備陳天表之異他日貴不可言幸無
相忌上去山甫語諸子曰吾視若曹皆非田舍郎

往往可封侯。今始知皆以此公宜謹事之。復以女入侍從渡江。協孝慈以肇家。孝慈崩嘗攝六宮事。號皇寧妃。追封山甫營國公。

烏龍潭

高皇居草野時。漁于川。一日獲鯉三十五。烹之一簞。箸有陳四者來共語。又戲以罾罩高皇。既而上持魚還舍。啓箸箸已失其五。知陳竊矣。往問之。陳諱匿。上欲毆之。陳笑出以還。及上卽位。一日問劉誠

意吾享位幾何年。劉曰聖壽無疆。朕以數言當三十五。其間五歲。假者上忽思竊魚事。以其數符也。立召陳至。欲殺之。上問若頗憶與吾周旋否。陳對曰臣何敢忘。因述漁事。上曰吾忘之爲何地。對曰烏龍潭也。上曰吾鄉不聞有此。陳曰臣嘗于此。單烏龍故云爾。上見其對。頗謂稱旨。因曰汝欲爲官乎。陳叩頭謝。上曰可爲戶部江西司郎中。迨後洪武之紀。果符其數。

蛇附堯釜

太祖在滁。嘗濯手于栢子潭。有五蛇投而就之。因祝之曰。如天命在子。汝其永附焉。一日戰畢。群坐藉土。蛇忽蜿蜒其側。帝乃掩以堯釜。頃復報戰。亟戴堯釜而往。是日手刃甚衆。軍法戰勝必祭甲冑。衆推帝與功多。乃置其堯釜于前。甫奠。忽霹靂大震。白龍天矯。自堯釜出。挾雷聲。握火光。驤空而去。諸將自是畏服。

建祠康郎山

太祖征陳友諒于鄱陽湖被圍甚急介士韓成請設龍袍冠冕誑賊投水死圍果解及友諒平上念成忠賜封高陽郡侯建祠于康郎山有司歲時祭祀

蕭王助陣

太祖率三萬騎戰于鄱陽湖敵人咸見空中數萬甲兵衣絳以輔戰幟上大書蕭王二字隨大敗之蕭王意卽漢鄼侯也

友諒遺腹

帝克陳友諒俘其妻孥曰我自起兵以來未嘗納入
子女今友諒三犯我金陵四犯我太平我甚恨之
其妻關氏可沒入掖庭未幾生子實友諒遺腹也
封潭王國于長沙將之國關氏語之曰爾乃漢王
陳友諒子汝父被殺吾爲汝忍死于此他日當爲
父復此仇也故事諸王來朝者皆止于宮中漢王
來覲入止宮不以禮自檢歸國發兵反高皇遣太

傅徐達之子討之。潭王堅閉城門。抱其幼兒繞城。上行取銅牌書其上云。寧見閻王。不見賊王。因擲于城外。遂舉火闔宮盡焚。携其子投隍塹而死。高皇大怒。因假妖星亂宮爲辭。盡戮宮人。皇后脫簪珥待罪。僅免餘悉殲除焉。

諭僞周榜文

高帝平僞周張士誠。先有謗諭曰。皇帝聖旨。吳王令旨。總兵官准中書省咨。敬奉令旨。予聞伐罪救民。

王者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殷湯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聖人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爲救民。近觀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求。罪以情免。臺憲舉親而劾。仇有司。差貧而僂富。廟堂不以爲慮。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數十萬民。湮塞黃河。死者枕籍于道。哀苦聲聞于天。不幸小民誤中妖術。不解其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真。有與其治世以蘇困苦。聚爲燒香之黨。根據

汝穎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謀逆逞焚燒城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無端萬狀元以天下兵馬錢糧大勢而討之略無功效愈見猖獗狀事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傍觀熟慮乘勢而起或假元氏爲名或托義軍爲號或以孤兵自立皆欲自爲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予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與立功遂引兵渡江賴天地祖宗之靈及將相之力一

鼓而有江左再戰而定浙東。陳氏稱號。據我上游。
爰興問罪之師。彭蠡交兵。元惡授首。父子兄弟。面
縛輿襯。旣待以不死。又封以列爵。將相皆置于朝。
班民庶各安于田里。荆襄湖廣。盡入版圖。雖德化
未及。而政令頗修。惟茲始蘇張士誠。爲民則私販
鹽貨。行劫于江湖。兵興則首聚兇徒。負固于海島。
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區。難沉天下金勢。詐降于
元。坑其參政趙璉。囚其侍制孫搗。二也。厥後掩襲

浙西兵不滿萬數。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三也。初
寇我邊。一戰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楊苗直搗其
近郊。首尾畏縮。又詐降于元。四也。陽受元朝之名。
陰行假王之令。扶制達丞相。謀害楊左丞。五也。占
據江浙錢糧十年不貢。六也。知元綱已墜。公然害
其丞相。矢帖木兒。南臺大夫。普化帖木兒。七也。恃
其地險食足。誘我叛將。掠我邊民。八也。凡此八罪。
又甚于蚩尤。葛伯。崇侯。雖黃帝湯文與之同世。亦

所不容。理宜征討。以靖天下。以濟斯民。爰命中書
左相國徐達總率馬步舟師。分道並進。攻取浙西
諸據城池。已行戒飭軍將。征討所到。殲厥渠魁。脅
從罔治。備有條章。凡有遁逃。臣民被陷軍士。悔悟
來歸。咸宥其罪。其爾張氏果能明識天時。或全城
歸附。或棄職投降。名爵賞賜。予所不吝。凡爾百姓
果能安業不動。卽我良民。舊有田產房舍。仍前爲
主。依額納糧。以供軍儲。餘無科取。使汝等永保鄉

異以全室家。此興師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旅拒
王師者。卽當移兵。勦滅。遷徙宗族于五溪兩廣。永
離鄉土。以禦邊戎。凡予之言。信如皎日。咨爾臣庶。
毋或自疑。欽此。除已遵外。咨請施行。准此。合行備
出榜文。曉諭。欽依。令旨。事意。施行。所有文榜。須議
出給者。龍鳳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本州判官許
仕傑。齎到。

中原傳微

太祖北伐檄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廢壞綱常。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潰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

彼豈可爲訓于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者
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于
是人心離叛。天下起兵。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
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
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
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
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
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

爾等戰戰兢兢。處于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
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
虜禽獸之名。以爲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
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爲生民之巨害。皆非
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
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
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
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稍安食。稍足兵。稍精強。

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于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爲我讐。孳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于中華。背我者自竄于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矣。夷狄何得而治哉。故茲榜諭。想宜知悉。

洪武卽位詔

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旣終。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國爲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命運亦終。海內疆土。豪傑分爭。朕本淮甸庶民。荷上天眷顧。祖宗之靈。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賢于左右。凡兩淮兩浙江。東江西。湖湘。漢沔。閩。廣。山東及西南諸部。蠻夷各處。寇攘屢命大將軍與諸將校。奮揚威武。皆已戡定。民安田里。今文武大臣百司衆庶。合辭勸進。尊朕爲皇帝。以主黔黎。勉狗輿情。於吳元年正月

月初四日告祭天地于鍾山之陽。卽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以吳元年爲洪武元年。是日恭詣太廟。追尊四代考妣爲皇帝皇后。立大社大稷于京師。以冊寶立妃馬氏爲皇后。長子標爲皇太子。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國初官名

國初官名有更制。後人鮮知者。漫記一二。曰尚寶大使。曰都諫官。曰知驍騎衛指揮使司事。曰詹事府。

贊讀曰儒學提舉司校理曰侍禮郎曰引進使曰翰林院使學士曰翰林院應奉曰起居注曰左右正言天門待詔閤門使觀察使侍儀司通贊舍人如罷中書四輔諫院儀禮司及改御史中丞大夫之屬

金陵城

帝築京城用石灰秫粥錮其外時出閱視監掌者以丈尺分治之上任意指一處擊視皆純白色或稍

雜泥土卽築築者于垣中故金陵城最固

門帖福字

帝嘗于上元夜微行京師時俗好爲隱語相猜以爲戲乃畫一婦赤脚懷西瓜衆譁然帝就觀已心喻之曰是謂淮西婦人好大脚也甚啣之遂于是夜着人以福字私帖守分之門明日召軍士大戮其無福字者蓋馬后淮西人故云江南風俗至今除夜猶以福字帖門

肉有腐痕

帝微時甚愛于郭子興郭氏五男惡焉乃以事幽之
空室中絕食漿馬后竊以餅飼給之一日炙餅釜
中將修供爲郭氏親信所窺遂納懷中其後肉有
腐痕

山河已定

帝召畫工周玄素令畫天下江山圖于殿壁對曰臣
未嘗遍跡九州未敢奉詔惟陛下草建規模臣狀

後潤之帝卽搦筆條成令玄紫加潤玄素進曰陛下山河已定豈可動搖帝笑而唯之

蘇民忠厚

帝微行至三山街一媪門有木榻假坐移時問媪何處人對曰蘇人又問張士誠在蘇州何如媪曰方大明皇帝起手時張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歸附蘇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又問其姓而公翌日語朝臣曰張士誠于蘇人初無深仁厚德昨

見一老婦深感其恩蓋蘇民忠厚恐京師百姓千萬無此一婦也迨洪武二十四年取富戶入京師多用蘇人蓋亦以此

封城隍制

國初群神尚仍舊稱洪武三年詔更之城隍神亦始有封爵府爲公州爲侯縣爲伯皆號顯祐其制詞曰帝王受天明命行政教于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不言之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

神司淑慝爲天降祥亦必受天下之命所謂明有
禮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
明智弗類代天理物之道實罄于衷思應天命此
神所鑒而簡在帝心者君道之大惟天與神有其
舉之承事惟謹某處城隍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固
有超于高城深池之表者世之崇于神者則朕神
受于天者蓋不可知也茲以臨御之初與天下更
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睠此郡邑靈祇所司宜

封曰監察司民城隍顯佑公。顯則威靈丕著，佑則福澤溥施。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司于我民，鑒于群政，享茲祀典，悠久無疆。王者施行。

饅頭給衛士

功臣廟凡遇祭祀饅頭撤來必散給衛士。所以寓激勸之意也。

樊梳爲質

代王之母邳人也。先是太祖嘗戰敗而奔投王母家。

母曰爾朱某耶。人言爾爲天子也。因留之宿。及旦辭去。王母曰。吾後有姪。何如。帝乃貽獎梳爲質。王母亦以篋中裝贈行。自是果姪。及太祖卽位。子且長矣。因携子及質謁上。上令工部草設木宇居之。不令入宮。及代府成。遂分封焉。

土地供地

帝微行里市。間遇一國子監生姚文英。入酒坊。帝揖而問之曰。先生亦過酒家飯乎。對曰。旅次草草。聊

寄食耳。帝因與之入時坐客滿案。唯供土地神几。尚餘上移之在地。曰神姑。讓我坐。乃與生對席。問其鄉里。曰四川重慶人也。帝因屬詞曰。千里爲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生應聲曰。一人是大。大邦大國。大明君。帝又舉其嬰。凡小木命生賦詩。生曰。寸木。元從斧削成。每于低處立功名。他時若得臺端用。要向人間治不平。帝私喜。因探錢債酒家而去。生不知爲帝也。明日忽召生入謁。生茫然自失。既至。

上笑曰。秀才憶昨與天子對席乎。生惶恐謝罪。又曰。爾欲登臺端乎。遂命爲按察使。由是民間盡傳此奇遇。秣陵人家至今供土地神在地。

大赦天下詔

元年八月十一日大赦天下。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君者奉天而安養斯民者也。昔者元政陵夷。民失安養。群雄蜂起。疆宇瓜分。朕以布衣入戎伍。憤生民塗炭。提旅軍與豪傑同志者。思

所以靖之。賴天之靈。因民之利。干戈所至。強殞弱服。大河之北。以際南海。罔不來臣。重念推戴以來。軍士勞苦。農民罷弊。未有以安之。賢人君子。逝陞巖穴。未有以來之。刑亂重典。未有以平之。供億煩重。未有以紓之。是用陰陽差謬。水旱不時。天災屢見。朕甚懼焉。爰布溥恩。與民更始。可大赦天下。自洪武元年八月十一日昧爽以前。除謀反大逆。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故殺人。但

犯強盜蠱毒魔魅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訐者罪以其罪所有便民事宜條示于後。

一出征軍官軍人多有勞苦其家小仰中書省大都督府厚加存恤。

一新附地面起遣到軍人少壯者永爲軍士老疾無子充軍者聽從其便。

一各處起到并陣亡病故軍人寡婦無依倚者聽

從其便。

一征進逃軍。詔書到日。限一箇月。以裏赴官首告。官爲資給軍裝行糧。送赴軍前。其守禦逃役者。亦仰一體首告。所在官司應付行糧。起遣還役。若限外不首。罪復如初。

一大軍收附去處。得到人民。無問諸色人等。不得妄加殺戮。若有親屬。給其完聚。如無親屬。聽從其便。其來降者。優加禮待。

一民租稅水陸寫遠送納京師實爲艱難。仰中書省輪差夫丁召募水手設法轉運務從利便毋致重困吾民。

一今歲水旱去處所在官司不拘時限從實踏勘實災租稅卽與蠲免。

一各處荒閑田地許令諸人開墾永爲己業與免雜泛差役三年。後並依民田起科稅糧。

一鎮江府密邇京畿供給煩重。洪武元年租稅災

熟不等。有司不須檢踏。盡數蠲除。次年夏稅亦與優免。

一各處人民曩因兵燹拋下田土已被有力之家開荒成熟者聽爲已業其田主回鄉仰有司于附近荒田內驗數撥付耕種墳塋房舍不在此限。

一山東河南兩浙閩廣新附地面凡異代虧欠係官錢糧未徵到官者盡行革免。

一孔子曲阜廟庭已嘗遣使致祭其龔封衍聖公
并世襲知縣並如歷代舊制仍免孔氏子孫差
撥
一懷才抱德之士久困兵亂潛避岩穴所在官司
用心詢訪其實申達以憑禮聘共圖治效

一學校選舉比因軍政未遑與理仰中書省集議
舉行務求實效無尚虛文監察御史提刑按察
司常加勉勵

一各處流移人戶。頃因軍政量移地所。詔書到日。卽令放還。

一各處起到賢良官吏。仰中書省量才錄用。老病殘疾者。聽從其便。

一各處從流遷發者。詔書到日。卽便放回。其城寨頭目。及已發充軍者。不在此限。

一頃因戡亂。刑出軍律。未爲平允。仰中書省再行講究。務從中典。

一各處處決重刑。須待秋後。毋得非時。以傷生意。
一各處造作物料。官給價值。務要隨即對物支付。
毋得一槩科擾于民。

一書籍筆墨農器等物。不得收取商稅。

一各處拖欠係官錢糧。自洪武元年正月以前未
徵到官者。盡行蠲免。已入主典之手。不在此限。
一蒙古色目人氏。既居我土。卽我赤子。果有才能
一體擢用。

一 鰥寡孤獨廢疾不能自養者官爲存恤。

一 京城被火之家仰中書省量加賑恤。

一 民年七十以上者許令一丁侍養與免雜泛差役。

一 御史臺監察御史提刑按察司耳目之寄肅清百司。今后遴選賢良方正之人以副朕意。合行事宜仰中書省御史臺集議舉行。

一 民間凡有不便事理該載不盡者有司明白申

舉事輕者中書省卽與施行。重者集議聞奏。

於戲民墜塗炭。十有七年。蕩析離居。光獄之氣。于焉始復。繼自今各厚爾生。共享太平之福。以臻雍熙。不其偉歟。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老頭兒

帝微行京城中。聞一老嫗密呼上爲老頭兒。大怒。至魏國公家。透室而行。况吟不已。時太傅在外。夫人震駭。恐有他虞。惶恐再拜曰。得非妾夫負罪耶。帝

曰嫂非也。勿以爲念。亟傳令召五城兵馬司總軍至。曰張士誠小竊江東。吳民至今呼爲張王。我爲天子。此那呼爲老頭兒何也。卽令籍沒此方民家甚衆。

廢寺偈

帝遊一廢寺。戈戟外衛。而內無一僧。壁間畫一布袋僧墨痕猶新。題偈曰大千世界浩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又何妨。蓋帝

爲政尚嚴猛故以此諷之。亟命索其人不得。

舊內之門

帝旣營大內而以舊禁面賜中山王。進語馬后。后曰：此帝王居也。豈可如此。太祖連夜書舊內之門四字扁。早間懸之。其事遂寢。

御膳防微

帝御膳必馬后親調以進。深以防閑隱微。一日進羹。微寒。上怒。舉杯擲之。羹汚狼籍。后耳畔微有傷。后

熱重進。顏色白若。

纍然滿身

帝勤于庶政。每臨食。七筋屢廢。思得一事。卽以片紙書之。綴于裳衣。或得數事。則纍然滿身。若懸鶉焉。

常遇春祭文

常遇春。全師還燕。次柳河川。得疾而薨。柩車至龍江。上親製文。躬往祭之。曰。自胡元季世。天下大亂。生民塗炭。未知所止。朕奮起臨濠。駐師和陽。乙未之

春。爾來依我。同渡大江。先拔采石。卽取太平。建康
江東之地。次第皆定。自是以來。汗馬未乾。甲冑未
解。南破三衢。西圍金斗。遂與僞漢鏖戰。鄱陽九江
之上。射死僞主陳友諒。攻圍武昌。降其子。湖湘悉
平。南取潁城。撫南雄南安。北定襄陽。旋師淮東。自
秦至徐。盡有其地。東平浙右。破姑蘇。執吳王。以歸
長淮東西。大江南北。功甚著焉。丁未之冬。俾爾副
大將軍北征中原。首下齊魯。旣取河洛。旋定幽趙。

晉興長驅入閔。撫定秦隴。戰勝攻取。莫當其鋒。近
因北平有警。乃與偏將軍又復北向轉戰。永平大
寧。至于開平。悉皆底定。中國封疆。自昔正統之君。
少有得其全者。今朕全有中國。爾功懋焉。雖古名
將。未有過之者。天下克一。朕方將定功行賞。共享
太平。少副報功之意。何其未遂。遽爾云亾。曷謂柳
河之川。失我長城之將。喪今南還。哀痛切心。與誰
言哉。將軍在時。朕實所倚。將軍旣往。將誰與謀。不

過臨風興慨想其音容耳靈輻之至朕親臨奠思
爾之情言豈能盡尚饗

以金陵大梁爲南北京

洪武三年八月初一詔曰朕惟建邦基以成大業興
王之根本爲先居中夏以治四方立國之規模至
重自趙宋末世夷狄入主中國今百有餘載其運
乃終群雄分爭未見有定于一者民遭塗炭亦已
極矣朕以布衣當撥攘之際拔身戎伍率衆渡江

荷天地眷佑，祖宗積德，臣下宣忠，三軍用命，西平
陳友諒，東滅張士誠，南靖閩廣，北有中原，武功大
集，混一之勢已成。十六七年間，凡儲糧軍需百物
科徵頻煩尤甚，民無休息者，皆江左一方受供給
之繁，遂至天下收平寧之效。民初有助于朕，其可
忘乎。頃幸大梁，詢及父老，皆曰：昔聖人居中國而
治四夷，天下咸服。朕觀中原土壤，四方朝貢，道里
適均，父老所言，乃合朕意，可不從乎。然立國之規

模固大而興王之根本不輕其以金陵大梁爲南
北京于春秋往來巡狩駐守播告天下使知朕意
至于立宗社建宮室定朝市南京旣創置矣北京
其令有司次第舉行

設科取士限式

洪武三年五月十一日頒

第一場試五經義各試本經一道不拘舊格惟務經
旨通暢限二百字以上易程氏朱氏註古註疏書
蔡氏傳古註疏詩朱氏詩傳古註疏春秋左氏公

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古註疏。

四書義一道限三百字以上。

第二場試禮樂論一道限三百字以上。

詔誥表箋內科一道。

第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

第三場畢後十日面試騎射書算律。

騎觀其馳驟便捷。

射觀其中數多寡。

書觀其筆畫端楷。

算觀其乘除明白。

律觀其講解詳審見行律令。

一殿試時務策一道。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上。

一出身。

第一甲三名。第一名從六品。第二第三名正七品。

賜進士及第。

第二甲十七名。從七品。賜進士出身。

第三甲八十名正八品。賜同進士出身。

一鄉試各省。并直隸府州等處。通選以五百名爲率。其人材衆多去處。不拘額數。若人材未備。選不及數者。從實充貢。

河南省四十名。

山東省四十名。

山西省四十名。

陝西省四十名。

北平省四十名

福建省四十名。

江西省四十名。

浙江省四十名。

湖廣省四十名。

廣東省二十五名

廣西省二十五名

兩京鄉試直隸府州一百名。

一會試額取一百名。

一高麗安南占城等國如有行修經明之士各就本國鄉試貢赴京師會試不拘額數選取

一開試日期

鄉試八月初九日第一場十二日第二場十五日第三場

會試次年二月初九日第一場十二日第二場十五日第三場

殿試三月初一日

一年一次開試。

一于洪武三年鄉試。洪武四年會試。

一各省自行鄉試。其直隸府州赴京鄉試。凡舉人各具年甲籍貫三代本姓鄉里舉保縣申州。州申府。府申行省。印卷鄉試。中者行省咨解中書省。判送禮部印卷會試。

一仕宦已入流品。及曾于前元登科。并曾仕宦者。不

許應試其餘各色人民并流寓各處者一體應試
一有過罷閑人吏娼優之人並不得應試

一應舉下第之人不許喧鬧撻拾試官及擅擊登聞
鼓違者究治

一凡試官不得將第男子姪親屬循私取中違者許
赴省臺指實陳告

一科舉取士務得全材但慮開設之初騎射書算律
未能徧習除今科免試外候三年之後務要全備

方許中選

鬪艦爲基

帝于後湖中築一臺以藏天下兵冊避火災也築屢潰乃命曩所誅鬪艦爲基其臺立就

赤白船

帝與陳友諒戰于湖中時乘白舟友諒以赤龍船厭之及戰我師大捷帝因制令以赤船載囚白船給官胥之用

馬后負逃圖

帝嘗爲漢兵所逐。馬后負之而逃。太子私繪爲之圖。及后薨。帝慘不樂。愈肆誅虐。太子諫曰。陛下誅夷過濫。恐傷和氣。帝默然。明日以棘杖遺于地。命太子持。太子難之。帝曰。汝不能執使。與我潤珠以遺汝。豈不美哉。今所誅者皆天下之險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太子頓首曰。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民。帝怒。卽移所坐榻射之。太子走。帝追之。太

子探懷中繪圖遺于地帝發視之大慟而止

配享

帝以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胡大海配享晉亦壺廟。

宜興城隍

楊國典初名元避諱改今名太祖以其鎮宜興有功于民也遂勅封宜興城隍顯佑伯廟食百世。

神字式腰斬

帝嘗命狀元張信訓諸王子信以杜詩舍下篔簹穿壁

四句爲字式。太祖怒曰。堂堂天朝。何譏誚如此。腰
斬以徇經生。張信。四明人。時爲翰林修撰。

封元後詔

三年六月十五日詔曰。朕本農家。樂生有元之世。何
庚申之君。荒淫昏弱。紀綱大壞。由是豪傑並起。海
內瓜分。雖元兵轉戰華夏。終不能致。此天意也。然
倡亂之徒。首禍天下。謀奪土疆。欲爲王霸。觀其所
行。未合于理。故皆滅亡。亦天意也。是時朕年二十

有四擾攘之秋盤桓避難終不能居乃托身行伍
驅馳三年視群雄無成徒擾生民朕乃率兵渡江
訓將練兵奉天征討于今十有六年削平強暴混
一天下大統既正民庶皆安今年六月初十日左
副將軍李文忠副將軍趙庸籌遣使來奏五月十
六日率兵至沙漠于應昌府獲元君之孫買的里
八剌及其后妃并寶冊等知庶中之君已于四月
二十八日因痢疾歿于應昌大軍所在俘獲無遺

中書上言。宜將其孫及后妃并寶冊獻俘于太廟。朕心思之。深有不忍。其君之亾。係乎天運。所遺幼孫。若以獻俘。加殃其身。朕所不爲也。况朕本元民。天下之亂。實非朕始。今定四海。休息吾民于田里。非朕所能。亦天運所致。朕也。尚慮臣民未知朕意。是用播告天下。所有事宜。條列於後。

一總兵官以禮護送買的里八剌已至北平。朕憐帝王之後。難同庶民。及首號僭號來歸者。特封

崇義侯從其眷屬及母后等同居飲食服用出
官民上故存元之祭祀。

一元君之子愛猷識里達臘畏懼倉卒流離塞北
豈不知天運已去人力難爲若審度朕心籌之
左右來撫妻子朕當效古先帝王之禮使作賓
于吾朝果能如是朕不食言

一元君隨駕人員倉卒迴避者有之賢智者豈不
自度曩者有元興起係是外夷猶能胡越一家

况我中原歷代之君，每居中國而統四夷，非止一朝而已。如果審識天命，傾心來歸，不分等類，驗材委用，卽今在朝諸色人物，皆已官之。朕言不謬。

一朕卽位之初，卽遣使往諭四夷，高麗占城交趾，皆已奉表稱臣。惟沙漠之地，尚未往報。蓋因庚申之君，擁殘兵于應昌故耳。今彼祿位旣終，人心絕望，詔書到日，凡迤北各枝諸王，各愛馬頭。

目人等並依職來朝。或遣使歸順。當與換給印信。還領所部本居地方。羊馬孳畜。從便牧養。

一迤北各枝諸王。并愛馬人等。若遵前元約束。得安其生。今朕既爲天下主。一視同仁。華夷無間。姓氏雖六。撫治如前。詔書到日。敢有違者。必大舉六師。以清沙漠。毋或執迷。以貽後悔。

一迤北達達百姓。因元喪亂。連年起取。軍人供給車馬。差撥繁重。朕甚憫焉。朕今混一天下。甲兵

錢穀倍于前代。今後迤北人民各安所居。

於戲。君舟民水。載覆不常。可不畏哉。然禮德尚賢。使民懷仁。天下寧有不治安者乎。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善哉善哉

帝以太子性仁柔不振。一日竊令人載尸骨滿輦。過其前。激之。太子不勝慘感。撫掌曰。善哉善哉。

佯爲病顛

獄有疑曰太祖欲殺之太子爭不可御史袁凱侍上
顧謂凱曰朕與太子之論何如凱頓首進曰陛下
欲殺之法之正也太子欲宥之心之慈也上以爲
持兩端下獄三日不食出遂佯爲病頓滿身塗污
穢上曰吾聞顛者不慮痛乃以木錐凱凱笑上放
歸自縲木榻于床下久之上使人詔之凱慢坐對
使者歌使者廉其狀以復命上不爲疑已而上晏
駕凱始出優游以終。

民字形

帝以士民所服四帶巾未盡善。因楊維禎言。命製四方平定巾式。頒行天下。令士人吏民服之。以異皂隸伶人之屬。有司初進樣。方直其頂。上以手按偃。其後視之。宛如民字形。遂爲定制。

鐫字懸冠

都督僉事濮真。秉節死于高麗國。太祖表其門曰班超。群將志邁雄師。其子璵。卽襁褓封爲西涼侯。稍

長入朝爲多士踣傷。母夫人以聞。上命御用監鐫一王字牌懸瓊冠上。每朝俾人知所遜避。

祭雲

前代多不祭雲。以爲雲卽雨也。太祖特列祀典。

課業簿

帝始造鈔。累不就。一夕夢神告。當用秀才心肝爲之。寤思之未得。曰。豈將殺士而爲之耶。馬后曰。不然。士子苦心程業。其文課卽其心肝也。太祖喜曰。得

之矣。因命取太學積課簿。搗而爲之。果成。遂令歲輸上方。其後又以給軍衛糊爲礮。且給光祿爲麩糞。

不父之戒

國初李秉正犯罪免歸。鬻其四歲女爲資。太祖命腐之。以爲不父者之戒。

試官

國初考試官。雖儒士亦在所聘。

江淮府

帝初克鎮江。改名江淮府。旋改今名。

度吉士分置府部

國初選度吉士分置府部。如乙丑進士于子仁爲叅軍府度吉士。見劉三吾送行序。永樂以後始隸翰林院。命學士教之。

五字金牌

蘄國公康茂才子名鐸。年始十歲。入侍皇太子讀書。

大本堂上賜金牌鐫勦國武義公五字賜之。

功臣三遇春

右丞相常開平忠武王名遇春大都督府事鄭滎陽
侯亦名遇春克金陵鎮江丹陽陞千戶者又有邵
遇春

鄉里子孫美談

元年章溢奏定處州七縣稅糧比宋制每畝加五合
上特命青田縣糧止作五合起科曰使劉伯溫鄉

里子孫世世爲美談也。伯溫處州青田縣人。

秀才頑

帝命有司造成均。凡士人肄習案座，皆以獨木爲之。曰秀才頑，使之堅厚，毋敗吾案。凡十有餘年。

漿粉錢

孝慈嘗幸太學，賜監生家人漿粉錢。後以孝慈崩，諸婦不哭，臨除之。

造罪被刑圖

帝命圖大辟囚造罪被刑之狀于錦衣衛外垣，俾人得見以爲懲戒。

移民耕種

七年上以濠州鄉里之地，兵革之後，人少田荒，天下無田耕種，村民儘多，遂移江南民十有四萬于濠州，命官監督，給與牛種，使之開墾，永爲已業。

黑氣滿室

宋國公馮勝，國用弟也。生時黑氣滿室，若烟霧然。經

日不散。

卒于姑蘇獄

國初將廖永安與周將呂珍戰敗。拘幽于獄。自戊戌十月至丙午七月丁未共十年。竟卒于姑蘇之獄。

國初重刑

帝開國時。其重辟自凌遲處死外。有刷洗。置鐵床。沃以沸湯。以鐵刷刷去皮肉。有梟令。以鈎入脊懸之。有稱竿。縛置竿杪。懸石稱之。有抽腸。亦掛架上。

以鈎入殼道鈎腸。有剝皮剝脏酷吏皮置公座。令代者坐警以懲。有挑膝蓋。有錫蛇遊等法。迨作祖訓。卽嚴其禁。

大功坊

帝于魏國公徐達。旣賜第京里。又表其里曰大功坊。一應諸司官員至此下馬。其後易世。各省臺以爲不便。遂謀去之。止存其上扁額。

預題一詩

帝欲文臣優禮武臣。一日將宴群臣。預題一詩命武臣習之。至日群臣應制作詩。而武臣特首倡云。皇帝一十八年冬。百官筵宴正陽宮。大明日出照天下。五湖四海春融融。群臣知上意也。皆謝不能。

改北平府

元年十月詔曰。一海宇以安人心。正國統而君天下。理勢所在。古今皆然。自群雄乘亂以來。四方思治。惟切。元綱已隳。疆土遂分。孰拯斯民以定于一。顧

予菲德。造此丕圖。荷上天眷佑。臣隣翊贊。肇基江
左。平定中原。睠惟幽薊。實彼本根。命將北伐。列郡
皆順。已于洪武元年八月初二日克取燕城。胡君
遠遁。兵無犯于秋毫。民不移于市肆。捷音來奏。殊
副朕懷。今改燕城爲北平府。命官屯守。海宇旣同。
國統斯正。方與生民共享安平之福。尚賴內外臣
僚夙夜公勤。以匡朕之不逮。所有事宜。條示于後。
一殘元父子遠遁沙漠。其乃顏。劓突等類。素相讐。

敵必不能容。果能審實天命，啣璧來降，待以殊禮。作賓吾家。

一避兵人民團結山寨，詔書到日，並聽各還本業。若有負固執迷者，罪在不原。

一殘元領兵頭目，已嘗抗拒王師，畏罪屯聚者，有能率眾來歸，量材擢用。

一故官及軍民人等，近因大軍克取之際，倉皇失措，生離父母妻子，逃遁他所，果能自拔來歸，並

無罪責仍令完聚。

一朔方百姓及蒙古色目人民向因兵革連年供給久困弊政自歸附之後並仰各安生理趁時耕作所有羊馬孳畜從便牧養所司常加存恤

一北平新附地面應有犯罪及官有逋欠但係前代事理並行革撥。

一秘書監圖書國史典籍大常法服祭器儀衛及天文儀象地里戶口版籍應用典故文字已令

總兵官收拾其或逃失散在軍民之間許赴官司送納

一自兵革以來南北路隔其北平府應有南方之人願還鄉者聽從其便。

一未附州郡總兵官明示禍福隨處招諭。

一各處征進軍人其有陣亡病故者仰所在官司隨卽埋瘞仍厚恤其家。

一新附州城軍民官吏非奉朝省明文毋得擅自

科取需索。騷擾百姓。以妨農務。

於戲。上體天心。俾萬邦之咸儀。下從民欲。合四海以爲家。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魚鱗冊

帝平吳後。慣其城久不下。惡民之附張氏。且受困於富室。而更爲死守。令取豪族租田簿付有司。俾如其數爲定稅。故蘇賦特重。至洪武十三年二月朔。始命戶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租糧額。舊一畝科

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以下仍舊。其後復命戶部覈實天下土田。而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往往以田產詭托親隣佃僕。謂之鐵腳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姦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上聞之。遣國子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爲幾區。區設糧長四人。使集甲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

田之方圓。次其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四至。編類爲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冊。

官民服飾

二十三年三月。申定官民服飾。凡官民衣服寬窄。以身爲度。文官衣自領至裳。去地一寸。袖長過手。復回至肘。袖椿廣一尺。袖口九寸。耆民儒士生員制。同帷袖過手。復回不及肘。庶民衣去地五寸。武職官衣長去地五寸。袖長過手七寸。袖椿一尺。袖口

僅出拳。公侯駙馬與武服同。軍人衣長去地七寸。袖長過手五寸。袖椿廣不過七寸。袖口僅出拳。著爲定例。頒示中外。

參究曆法

吳元年太史院使劉文成公率其屬高翼等上戊申大統曆。洪武元年改院爲司天監。又置回回司天監。是年十一月徵元太史院使張佑、張沂、司農卿兼太史院使成諫、太史同知郭讓、朱茂、司天少監

王可大石澤李義。太監趙恂。太史院監侯劉孝忠。靈臺郎張容。回回司天監黑的兒阿都刺。司天監丞迭里月實十四人。二年又徵元回回曆官鄭阿里等十一人至京。議曆法。占天象。三年定爲欽天監。掌察天文。定曆數。

罰俸

國初工部尚書黃肅坐法當笞。上曰六卿之職不宜以細故加辱。命以俸贖罪。今諸臣有過罰俸。當始

于此。

三等府

六年。詔定府分爲三等。皆因賦稅之多寡。賦出二十萬石上者謂之上府。其知府從三品。二十萬以下者謂之中府。其知府正四品。十萬以下者謂之下府。其知府從四品。已乃並爲正四品。

三等縣

吳元年定縣爲三等。賦十萬石以下爲上縣。知縣從

六品六萬以下爲中縣。正七品三萬以下爲下縣。從七品已乃並正七品。惟京師縣正六品。

韓陶一理

帝賜陶安知饒州詩曰。匡廬岩穴甚濟濟。水怪無端盈彭蠡。鱷魚因韓去。遠洋陶安鄱陽卽一理。

無雙第一

國初制度禮文多陶安定擬。其撰文武誥命且千餘。帝特賜對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院文章第一家。

百歲衣

宋濂于洪武十年二月致仕。將行，皇太子贈以衣三襲。帝問曰：「卿今年幾何矣？」曰：「六十有八。」上曰：「燕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

中書省

十一年，禁六部奏事不得開白中書省。又明年，殺右丞相胡惟庸，遂罷中書省。

壁帖

帝凡得封疏卽令左右疏節其事粘之壁甲乙治之
裁斷如流壁帖一日數易

巡撫之名

二十四年勅遣皇太子巡撫陝西。巡撫之名實始于是。

七月生

宋濂在姪七月而生。六歲爲詩歌。有奇語。操筆立就。人呼爲神童。

欽字

國初凡諸司文移有奉旨施行者俱書聖旨二字未幾詔凡有陞賞差調等事悉以欽字代之迄今不改。

四六式

六年六月嘗禁四六文辭欲撰表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爲式。

二十六子

帝有二十六子。長曰懿文太子。次秦府。次晉府。又次
卽成祖文皇帝。次周府。楚府。齊府。潭府。趙府。魯府。
蜀府。湘府。代府。肅府。遼府。慶府。靖府。寧府。岷府。谷
府。韓府。瀋府。安府。唐府。郢府。伊府。皇子楠。

改封

帝第五子。初封杭州爲吳王。後以浙江財賦重地。改
封開封爲周王。

一黍寫十字

金華末景濂年已七十。猶能于一黍上作十餘字。人
以爲不飲酒寡嗜欲所至也。

饒州二歌

陶安知饒州。後入覲。民爲之歌曰。千里榛蕪。侯來之。
初萬姓耕闢。侯去之日。旣而命復守饒州。復歌曰。
湖水悠悠。侯澤之流。湖水有塞。我思侯德。

長興

湖州府長興縣。元爲長興州。太祖于丁酉二月取之。

改爲長安州曾于此立永興翼元帥府

硃牌錢八字

癸卯九月太祖平僞漢還建康論功行賞既賜廖永忠田又賜硃碑鏤金字八曰功超群將智邁雄師以旌之按此事與死節漢真同但一表其門一佩諸身也

鐫過于券

永昌侯藍玉征北還論功行賞擬封爲梁國公適有

發其私元主妃者帝聞之大怒事中止至二十一年思念其功改封涼國公仍鐫是過于券

棄妻逃回

太祖初得諸暨謝再興以諸暨叛守臣若李夢庚等皆被執總管吳汝明獨棄妻子走回太祖嘉其忠義遇之甚厚爲娶妻焉

觀音保

濟國公丁德興子名忠字廷節幼時見太祖太祖曰

觀音保有父風特賜優恤。觀音保廷節小字也。

劉林臺

上官劉林以武任涼州衛百戶。先是帖木兒等逃叛。攻掠涼州。林擊賊至城西寶融臺。力戰而歿。太祖嘉其忠勇。遣祭于臺下。人皆重其忠節。因改名其臺爲劉林臺。

步行十三

吳元年冬。太祖念七子漸長。宜習勞。令內侍製麻屨。

竹籐凡諸子出城稍遠馬行十七步行十三七子
卽懿文太子秦愍王晉恭王成祖周定王楚昭王
齊廢人也。

響馬周

驍騎前衛指揮周顯廬州人守禦東川民夷安之嘗
以軍事超召懸鈴馬鑣晝夜馳數百里人號爲響
馬周。

命染髮鬚

二十三年。楚雄府指揮使入朝。帝憐其老命太醫爲
染髮脂。

親暴烈日

太祖親總師于盧龍山。與陳友諒戰。時酷暑。衣紫茸
衣。張蓋。見士卒流汗。卽命撤蓋。親暴烈日中。由是
士氣咸奮。

中立府

鳳陽府初爲濠州。帝曾改爲中立府。

隙地種蔬

帝一日退朝。皇太子諸王侍。上指宮墻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觀遊。念不忍傷民財力。營自奉耳。令內侍種蔬其中。

半路修行僊

太祖官制。翰林惟第一甲三人。卽除授。其餘進士選爲庶吉士。教養數年而後除。近者亦四五年。有不堪者。復除授他職。蓋重其選也。然職清。務簡。優游。

自如。古謂之玉堂僊。好事者因謂第一甲三名爲
天生僊。餘爲半路修行僊。

五朱

帝一日召僧來復賜食。復謝恩詩云。洪園花雨曉吹
香。手挽袈裟近御床。闕下彩雲生雉尾。座中紅拂
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盃醞醕出上方。獨登
瀛承天上賜。自慙無德頌陶唐。帝見詩大怒曰。汝
詩用殊字。是謂我五朱耶。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

朕無德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何物奸僧敢大膽如此遂斬之。來復字見心。豫章人。通儒術。工詩文。與高僧宗泐齊名者。

溫涼藥石

帝患熱病危甚。諸御醫進藥皆無效。祇有赤脚僧詣闕下云。天服尊者及周顛仙遣進藥。視其藥。曰。溫涼藥二斤。一曰溫涼石一塊。其方用金盆盛石。磨藥注之。沉香醞以服。帝服之。熱病遂愈。

淮海府

揚州府太祖初得時城內百姓祇存十八家。曾改曰淮海府。

二十字定名

帝以子孫蕃衆命名處有重複乃于東宮諸王世系各擬二十字爲一世以某字爲命名之首其下一字則臨時定議以爲二名編入玉牒至二十世後復擬續增如燕王位下二十字則曰高瞻神見佑。

厚載。爾常由慈和怡。伯仲簡靜。迪先猷是已。

賜朝鮮秀才詩

帝賜朝鮮國秀才權近詩三首。其一題鴨綠江云。鴨綠江清界古封。強無許息樂時雍。逋逃不納千年祚。禮義成修百世功。漢代可稽明載冊。遼征須考照遺蹤。情懷造到天心處。水勢無波戍不攻。其二題高麗古京云。遷移古邑市莽涼。莽蒼盈眸過客傷。園苑有花蜂釀蜜。殿基無主兔爲鄉。行商枉道

從新郭坐買移居慕舊坊。此是昔時王氏業。宿君
逝久幾更張。其三使經遼左云。入境聞耕滿野。謳
罷兵耨種幾經秋。樓懸邊鐸生銅綠。埃集烟薪化
土丘。驛吏喜迎安遠至。驛夫忻送穩長遊。際天極
地中華界。禾黍盈疇歲歲收。

卻祖朱文公

帝始與諸臣議修玉牒。欲祖朱文公。一日見徽州有
姓朱者爲典史。問其果文公後乎。其人對曰非也。

帝心頓悟。彼一典史尚不祖朱子。而我國家又可祖乎。竟卻衆議。

欲易太子

帝嘗欲以燕王爲太子。學士劉三吾痛哭曰。太子天下之本。若欲易之。置秦晉二王于何地。忤旨降爲博士。尋復之。其事遂寢。秦晉二王。太祖第二子三子也。燕居第四。故云。

碎薦科目

帝在位六年。罷科舉。專用辟薦。其目有經明行修。有懷材抱德。有賢良方正。有人材。有孝廉。群舉于朝。而各省貢士。皆令率業太學。以次除用。

釘綴白絲

十八年乙丑科。上夢殿前一巨釘。綴白絲數縷。悠揚日下。及折首卷。乃花綸。以其年少。抑之。已而得丁顯卷。姓名與夢符。且顯字日下。雙絲也。遂擢狀元。

聖旨恩榮

二十一年，狀元任亨泰，湖廣襄陽人，係太祖親擢。且曰：新狀元得人，勅有司立牌坊以榮之。故坊上特揭聖旨二字。他坊惟恩榮小扁。

兵部門無署榜

金陵各衙門皆有署榜，獨兵部無之。帝于一夕遣人偵諸司，皆有宿衛，惟兵部無人，乃取其榜去。俄有一吏來追奪，不能得。偵者以聞，帝召部官問誰當直，對以職方司。又問奪榜吏爲誰，卽職方司吏也。

遂誅官與卒。卽以此吏補其官。竟不復補榜。

溫樹

宋濂居家。置溫樹二字于居第。人問及中朝事者。輒指示。終無一言。

漢蜀二王

帝平漢。封友諒子陳理爲歸德侯。友諒父晉才爲承恩侯。友諒兄友富爲歸仁伯。友直懷恩伯。弟友仁。贈南康王。蜀主明昇旣歸。封爲歸義侯。其後洪武

五年遣元樞密使延安答理送理昇于高麗普才
徙滁

踰于丹青

帝嘗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于
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于兩廡間。曰前代宮
室多施繪畫。予書此以倘朝夕觀覽。豈不踰于丹
青乎。

以意解字

帝心多疑。每慮人侮已。杭州儒學教授徐一夔嘗作賀表上。其詞有云。光天之下。又云天生聖人。爲世作則。上覽之。大怒曰。腐儒乃如是侮我耶。生者僧也。以我嘗從釋也。光則摩髮之謂矣。則字近賊。罪坐不敬。命收斬之。禮臣大澤因請曰。愚蒙不知忌諱。乞降表式。帝因自爲文。傳布天下。

村鼓勸農

帝令民每村置一鼓。凡遇農種時。凡清晨聚衆鼓鳴。

皆會田所及時力田其怠惰者里老人督責里老
縱其怠惰不勸農者罰

勸高皇卽位表

吳元年十二月癸丑左相國李善長率文武百官奉
表勸進曰伏以開基勦業旣宏盛世之興圖應天
順人宜正大君之寶位蒼生咸仰紅日方升蓋聞
以道化民者謂之皇以德教民者謂之帝惟首出
于庶物用光建于鴻名由是繼百王而立國家定

四海而總綱紀。事聞在昔。運際當今。欽惟殿下。勇
智自天。聰明冠世。掃除六合之風塵。拯救兆民之
水火。擁樓船而西上。孺子秉璽而出迎。命將師以
東征。僞主束身而就縛。由是天下歸赴。若江漢之
朝宗。邦域肇隆。有金城之鞏固。旣膺在躬之曆數。
必當歸御于宸扆。上以荅于天心。下以符于人望。
異俯從衆請。早定尊號。臣等爰合群情。躬申勸進。
對明廷而虎拜。仰聖主之龍飛。發政施仁。泰贊兩

聞之化育。制禮作樂。開拓萬世之太平。謹奉表勸
進以聞。

蒼虬出壑

元至正二十一年太祖下饒州。見長沙王廟壁畫松
題曰蒼虬出壑。復有詩曰。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
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乃胡閏筆也。召見之。
越八載。太祖卽位之四年。郡舉秀才。胡閏與焉。太
祖一見。卽曰。此秀才是。題詩鄱陽廟者。隨授都督。

府都事。

臂折猶指

丞相胡惟庸有逆謀。誑言所居井湧醴泉。請高皇往觀。有太監雲奇守西華門。適其第刺知逆意。慮必有禍。急走衝蹕。勒馬啣言。狀氣方勃。因奇本南粵人。舌斲不能達。太祖怒其犯蹕。令左右搥捶亂下。雲垂斃。右臂將折。猶奮指賊臣第。太祖乃悟。登城眺視。見壯士披甲伏屏帷間數匝。亟返樓殿。罪

人就擒，召奇則息絕矣。太祖追悼其忠，賜贈葬，令有司春秋祀之。墓在太平門外鍾山之西。

往宣佛教

帝在位五年，謂劉基曰：日本夷固非北胡心腹之患，猶蚊蚋警寤，自覺不寧。聞其俗尚禪教，宜選高僧說其歸順。遂命明州天寧寺僧祖闡，字仲猷，南京瓦罐僧，無逸，字克勤，往彼化其來貢。將行，天界住持四明宗泐賦詩餞別。詩云：帝德廣如天，聖化無

遠通重譯海外國貢獻日貴委。惟彼日本王，獨遣
沙門至。寶刀與名馬，用致臣服意。天子鑒其衷，復
命重乃事。由彼尚佛乘，亦以僧爲使。仲猷知心宗，
無逸寫經義。二師當此任，才力有餘地。朝辭閭闔，
門夕宿歧川。涖鉅艦揚獨帆，長風天萬里。如鯨不
敢驕，馮夷效驅使。滄茫熊野山，一髮青雲際。玉臣
聞詔來，郊迎至欣喜。時則揚帝命，次乃設佛理。中
國師法尊，遠人所崇禮。况茲將命行，孰有重于此。

海天渺無涯。相念情何已。去去善自持。願言慎終始。此詩持獻于上。聖覽賜和詩云。常聞古帝王。同仁無遐邇。蠻貊盡來賓。我今使臣委。仲猷通洪玄。俊夷當徃至。于善化凶人。不負西來意。爾僧使遠方。毋得多生事。入爲佛弟子。出爲我朝使。珍重蒲泉經。勿失君臣義。此行非瀚海。一去萬里地。旣辭釋迦門。白日宿海涘。艤舫掛飛帆。天風駕萬里。平心勿憂驚。自然天之使。休問海茫茫。直是尋根際。

諸彼佛放光。倭民大欣喜。行止必端方。毋失經之
理。入國有齋時。齋畢還施禮。是法皆平等。語言休
彼此。盡善凶頑心。了畢纔方已。歸來爲拂塵。見終
又見始。

明朝小史一卷終